

挚爱经典

世界上最感人的故事

Love Classics



贵州人民出版社

Love Classics



挚爱经典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挚爱经典/《岁月往事》编辑部主编. -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5.12

ISBN 7-221-08549-8

I.挚… II.岁… III.①散文-作品集-中外-近代②散文-作品集-中
外-现代 IV.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38759 号

书 名	挚爱经典
选 编	《岁月往事》编辑部
责任编辑	张 军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550001)
印 刷	唐山市胶印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1-08549-8
定 价	20.00 元

挚爱经典·目录

儿子·母亲	1
疯娘	5
没有一种爱的名字叫卑微	12
孩子，你那边有雨	17
风中的白玫瑰	19
教你活得好	22
人在表现最好的时候	25
从爱到爱的距离	27
爱之水	33
弟弟的爱	35
一次奢侈的对话	40
那晚他输掉了整个世界	44
真实的故事	47
卑微的伟大	50
我找妈妈，你是妈妈吗	57
她在用整个生命抓着我	62
三个和一个	64

幸福铃声	67
母亲的纽扣	70
难忘的一躬	72
老师	74
军犬黑子	77
哑夫妻	80
等待	82
一个让我流泪的手机号码	84
一个通往天堂的电话	86
沉重的8块5毛钱	88
哭牛	91
一片纸的故事	93
让你久等了	95
替我叫声妈	97
走不出外婆的目光	99
懂你	103
父亲的自行车	108
请葬我于大海	110
爱的盛宴	112
我必须回去一趟	114
爸爸的花儿落了	116

父亲的老情书 123
母亲给出的答案 126
一只眼睛的世界 128
儿行千里 132
母亲的需要 134
樱桃树下的母爱 136
敲三下，我爱你 139
只向老人鞠躬 143
爱情补白 145
心疼 147
一个老人的问题 149
黄昏泪 151
苦水玫瑰 154
娘 157
再傻不过了 160
生死攸关的烛光 162
心里难过 164
孝心无价 168
一封从未拆开的情书 170
这个故事给女人听 174
看不见的爱 176

不等将来 了 178
我答应过你要回来的 180
太阳 184
赎回良心 186
他是她一生的骄傲 188
永远的身影 190
父亲的老牛 192
晶莹的泪滴 194
父亲，你是座耸立的山 197
无条件的爱 200
打电话 203
爱的故事 205
流泪的肖像画 207
海水咸，海水深 210
一张纸币 216
一滴泪落下，需要多长时间 218
你永不要说 222
我们是一家人 225
哑父 228
母亲的姿势 234
深爱无痕 236

三句话 238
扣子 241
半张钱 243
第一次抱母亲 246
原谅我17岁才读懂你 248
高等教育 253
一只手套 255
斑羚飞渡 257
拾荒的母亲 261
穷人的风骨 265
三袋米 268
金色小提琴 272
一百次对不起！ 275
康桥之约 277
最后一次爱你 282
娃子 284
漂亮的女司机 286
爹娘不会一直等着你 288
兄妹 290
回家 292

儿子·母亲

■友，人世间最难报的就是父母恩，愿我们都：以反哺之心奉敬父母，以感恩之心孝顺父母。

媳妇说：“煮淡一点你就嫌没有味道，现在煮咸一点你却说咽不下，你究竟怎么样？”

母亲一见儿子回来，二话不说便把饭菜往嘴里送。她怒瞪他一眼。他试了一口，马上吐出，儿子说：“我不是说过了吗，我妈有病不能吃太咸！”

“那好！妈是你的，以后由你来煮！”媳妇怒气冲冲地回房。

儿子无奈地轻叹一声，然后对母亲说：“妈，别吃了，我去煮个面给你。”

“仔，你是不是有话想跟妈说，是就说好了，别憋在心里！”

“妈，公司下个月升我职，我会很忙；至于老婆，她说很想出来工作，所以……”

母亲马上意识到儿子的意思：“仔，不要送妈去老人院。”声音似乎在哀求。

儿子沉默片刻，他是在寻找更好的理由。

“妈，其实老人院并没有甚么不好，你知道老婆一但工作，一定没有时间好好服侍你。老人院有吃有住有人服侍照顾，不是比在

家里好得多吗？”

“可是，阿财叔他……”

洗了澡，草草吃了一碗方便面，儿子便到书房去。他茫然地伫立于窗前，有些犹豫不决。母亲年轻守寡，含辛茹苦将他抚养成人，供他出国读书。但她从不用年轻时的牺牲当作要挟他孝顺的筹码，反而是妻子以婚姻要挟他！真的要让母亲住老人院吗？他问自己，他有些不忍。

“可以陪你下半世的人是你老婆，难道是你妈吗？”阿财叔的儿子总是这样提醒他。

“你妈都这么老了，好命的话可以多活几年，为何不趁这几年好好孝顺她呢？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啊！”亲戚总是这样劝他。

儿子不敢再想下去，深怕自己真的会改变初衷。傍晚，太阳收敛起灼热的金光，躲在山后憩息。一间建在郊外山岗的一座贵族老人院。是的，钱用得越多，儿子才心安理得。当儿子领着母亲步入大厅时，崭新的电视机，42寸荧幕正播着一部喜剧，但观众一点笑声也没有。几个衣着一样，发型一样的老妪歪歪斜斜地坐在沙发上，神情呆滞而落寞。有个老人在自言自语，有个正缓缓弯下腰，想去捡起掉在地上的一块饼干。儿子知道母亲喜欢光亮，所以为她选了一间阳光充足的房间。从窗口望出去，树荫下，一片芳草如茵。几名护士推着坐在轮椅的老者在夕阳下散步，四周悄然寂静得令人心酸。纵有夕阳无限好，毕竟已到了黄昏，他心中低低叹息。

“妈，我……我要走了！”母亲只能点头。

他走时，母亲频频挥手，她张着没有牙的嘴，苍白干燥的嘴唇在嚅囁着，一副欲语还休的样子。儿子这才注意到母亲银灰色的头发，深陷的眼窝以及打着细褶的皱脸。

母亲，真的老了。他霍然记起一则儿时旧事：那年他才6岁，母亲有事回乡，不便携他同行，于是把他寄住在阿财叔家几天。母亲临走时，他惊恐地抱着母亲的腿不肯放，伤心地大声号哭道：“妈妈不要丢下我！妈妈不要走！”最后母亲没有丢下他。

他连忙离开房间，顺手把门关上，不敢回头，深恐那记忆像鬼魅似地追缠而来。

他回到家，妻子与岳母正疯狂的把母亲房里的一切扔个不亦乐乎。身高3寸的奖杯——那是他小学作文比赛“我的母亲”第1名的胜利品！英华字典——那是母亲整个月省吃俭用所买给他的第1份生日礼物！还有母亲临睡前要擦的风湿油，没有他为她擦，带去老人院又有甚么意义呢？

“够了，别再扔了！”儿子怒吼道。

“这么多垃圾，不把它扔掉，怎么放得下我的东西。”岳母没好气地说。

“就是嘛！你赶快把你妈那张烂床给抬出去，我明天要为我妈添张新的！”

一堆童年的照片展现在儿子眼前，那是母亲带他到动物园和游乐园拍的照片。

“它们是我妈的财产，一样也不能丢！”

“你这算什么态度？对我妈这么大声，我要你向我妈道歉！”

“我娶你就要爱你的母亲，为什么你嫁给我就不能爱我的母亲？”

雨后的黑夜分外冷寂，街道萧瑟，行人车辆格外稀少。一辆宝马在路上飞驰，频频闯红灯，陷黄格，呼一声又飞驰而过。那辆轿车一路奔往山岗上的那间老人院，停车直奔上楼，推开母亲卧房的门。他幽灵似地站着，母亲正抚摸着风湿痛的双腿低泣。她见到

儿子手中正拿着那瓶风湿油，显然感到安慰的说：“妈忘了带，幸好你拿来！”

他走到母亲身边，跪了下来。“很晚了，妈自己擦可以了，你明天还要上班，回去吧！”

他噙嘴片刻，终于忍不住啜泣道：“妈，对不起，请原谅我！我们回家去吧！”

疯 娘

■3年前，有个年轻的女子流落到我们村，蓬头垢面，见人就傻笑。因此，村里的媳妇们常对着那女子吐口水，有的媳妇还上前踹几脚，叫她“滚远些”。可她就是不走，依然傻笑着在村里转悠。那时，我父亲已有35岁。他曾在石料场干活被机器绞断了左手，又因家穷，一直没娶媳妇。奶奶见那女子还有几分姿色，就动了心思，决定收下她给我父亲做媳妇，给我家“续上香火”。父亲虽老，大不情愿，但看着家里这番光景，咬咬牙还是答应了。结果，父亲一分未花，就当了新郎。

娘生下我的时候，奶奶抱着我，瘪着没剩几颗牙的嘴欣喜地说：“这疯婆娘，还给我生了个带把儿的孙子”。只是，我一生下来，奶奶就把我抱走了，而且从不让娘靠近。

娘一直想抱抱我，多次在奶奶面前吃力地喊：“给，给我……”奶奶没理她。我那么小，像个肉嘟嘟，万一娘失手把我掉在地上怎么办？毕竟，娘是个疯子。每当娘有抱我的请求时，奶奶总瞪起眼睛训她：“你别想抱孩子，我不会给你的。要是我发现你偷抱了他，我就打死你。即使不打死，我也要把你撵走。”奶奶说这话时，没有半点儿含糊的意思。娘听懂了，满脸的惶恐，每次只是远远地看着我。尽管娘的奶胀得厉害，可我没能吃到娘的半口奶水，是奶

奶一匙一匙把我喂大的。奶奶说娘的奶水里有“神经病”，要是传染给我就麻烦了。

那时，我家依然在贫困的泥潭里挣扎。特别是添了娘和我后。奶奶决定把娘撵走，因为娘不但在家吃“闲饭”，时不时还惹是生非。一天，奶奶煮了一大锅饭，亲手给娘添了一大碗，说：“媳妇儿，这个家太穷了，婆婆对不起你。你吃完这碗饭，就去找个富点儿的人家过日子，以后也不准来了。啊？”娘刚扒拉一大团饭在口里，听了奶奶下的“逐客令”，显得非常吃惊，一团饭就在嘴里凝滞了。娘望着奶奶怀中的我，口齿不清地哀叫：“不，不要……”奶奶猛地沉下脸，拿出威严的家长作风厉声吼道：“你这个疯婆娘，犟什么犟，犟下去没你的好果子吃。你本来就是到处流浪的，我收留了你两年了，你还要怎么样？吃完饭就走，听到没有？”说完奶奶从门后拿出一柄锄，像佘太君的龙头杖似的往地上重重一磕，“咚”地发出一声响。娘吓了一跳，怯怯地看着婆婆，又慢慢低下头去看面前的饭碗，有泪水落在白花花的米饭上。在奶奶的逼视下，娘突然有个很奇怪的举动，她将碗中的饭分了一大半给另一只空碗，然后可怜巴巴地看着奶奶。

奶奶呆了，原来，娘是向奶奶表示，每餐只吃半碗饭，只求别赶她走。奶奶的心仿佛被人狠狠揪了几把，奶奶也是女人，她的强硬态度也是装出来的。奶奶别过头，生生地将热泪憋了回去，然后重新板起了脸说：“快吃快吃，吃了快走。”娘似乎绝望了，连那半碗饭也没吃，踉踉跄跄地出了门，却长时间站在门前不走。奶奶硬着心肠说：“你走，你走，不要回头。”娘反而走拢来，一双手伸向婆婆怀里，娘想抱抱我。奶奶犹豫了一下，还是将襁褓中的我递给了娘。娘第一次将我搂在怀里，咧开嘴笑了，笑得春风满面。奶奶却如临大敌，两手在我身下接着，生怕娘的疯劲一上来，将我

像扔垃圾一样丢掉。娘抱我的时间不足三分钟，奶奶便迫不及待地将我夺了过去，然后转身进屋关上了门。

当我懵懵懂懂地晓事时，我才发现，除了我，别的小伙伴都有娘。我找父亲要，找奶奶要，他们说，你娘死了。可小伙伴却告诉我：“你娘是疯子，被你奶奶赶走了。”我便找奶奶扯皮，要她还我娘，还骂她是“狼外婆”，甚至将她端给我的饭菜泼了一地。那时我还没有“疯”的概念，只知道非常想念她，她长什么样？还活着吗？没想到，在我六岁那年，离家5年的娘居然回来了。那天，几个小伙伴飞也似的跑来报信：“小树，快去看，你娘回来了，你的疯娘回来了。”我喜得屁颠屁颠的，撒腿就往外跑，父亲奶奶随着我也追了出来。这是我有记忆后第一次看到娘。她还是破衣烂衫，头发上还有些枯黄的碎草末，天知道是在哪个草堆里过的夜。娘不敢进家门，却面对着我，坐在村前稻场的石碾上，手里还拿着个脏兮兮的气球。当我和一群小伙伴站在她面前时，她急切地从我们中间搜寻她的儿子。娘终于盯住我，死死地盯住我，咧着嘴叫我：“小树……球……球”她站起来，不停地扬着手中的气球，讨好地往我怀里塞，我却一个劲儿地往后退。我大失所望，没想到我日思夜想的娘居然是这样一副形象。一个小伙伴在一旁起哄说：“小树，你现在知道疯子是什么样了吧？就是你娘这样的。”

我气愤地对小伙伴说：“她是你娘！你娘才是疯子，你娘才是这个样子。”我扭头就跑了。这个疯娘我不要了。奶奶和父亲却把娘领进了门。当年，奶奶撵走娘后，她的良心受到了拷问。随着一天天衰老，她的心再也硬不起来，所以主动留下了娘，而我老大不乐意，因为娘丢了我的面子。

我从没给娘好脸色看，从没跟她主动说过话，更没有喊她一声“娘”，我们之间的交流是以我“吼”为主，娘是绝不敢顶嘴的。

家里不能白养着娘，奶奶决定训练娘做些杂活。下地劳动时，奶奶就带着娘出去“观摩”，稍不听话就要挨打。

过了些日子，奶奶以为娘已被自己训练得差不多了，就叫娘单独出去割猪草。没想到，娘只用了半小时就割了两筐“猪草”。奶奶一看，又急又慌，娘割的是人家田里正生浆拔穗的稻谷。奶奶气急败坏地骂她“疯婆娘谷草不分……”奶奶正想着如何善后时，稻田的主人找来了，竟说是奶奶故意教唆的。奶奶火冒三丈，当着人家的面拿出根棒槌一下敲在娘的后腰上，说：“打死你这个疯婆娘，你给老娘……”

娘虽疯，疼还是知道的，她一跳一跳地躲着奶奶的棒槌，口里不停地发出“别、别……”的哀号。最后，人家看不过眼，主动说“算了，我们不追究了。以后把她看严点就是……”这场风波平息后，娘歪在地上抽泣着。我鄙夷地对她说：“草和稻子都分不清，你真是个猪。”话音刚落，我的后脑勺挨了一巴掌，是奶奶打的。奶奶瞪着眼骂我：“小兔崽子，你怎么说话的？再怎么着，她也是你娘啊！”我不屑地嘴一撇：“我没有这样的傻疯娘！”

“嗨，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看我不打你！”奶奶又举起巴掌，这时只见娘像弹簧一样从地上跳起，横在我和奶奶中间，娘指着自己的头，“打我、打我”地叫着。

我懂了，娘是叫奶奶打她，别打我。奶奶举在半空中的手颓然垂下，嘴里喃喃地说道：“这个疯婆娘，心里也知道疼爱自己的孩子啊！”我上学不久，父亲被邻村一位养鱼专业户请去守鱼池，每月能赚50元。娘仍然在奶奶带领下出门干活，主要是打猪草，她没再惹什么大的乱子。

记得我读小学三年级时一个冬日，天空突然下起了雨，奶奶让娘给我送雨伞。娘可能一路摔了好几跤，浑身像个泥猴似的，她站

在教室的窗户旁望着我傻笑，口里还叫：“树……伞……”一些同学嘻嘻地笑。带头起哄的是小范，当他还在夸张地模仿时，我抓起面前的文具盒，猛地向他砸过去。他冲上前来掐住我的脖子，我俩厮打起来。我个子小，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被他轻易压在地上。这时，只听教室外传来“嗷”的一声长啸，娘像个大侠似的飞跑进来，一把抓起小范，拖到了屋外。都说疯子力气大，真是不假。娘双手将欺负我的小范举向半空，他吓得哭爹喊娘，一双胖乎乎的小腿在空中乱踢蹬。娘毫不理会，居然将他丢到了学校门口的水塘里，然后一脸漠然地走开了。

娘为我闯了大祸，她却像没事似的。在我面前，娘又恢复了一副怯怯的神态，讨好地看着我。我明白这就是母爱，即使神志不清，母爱也是清醒的，因为她的儿子遭到了别人的欺负。当时我情不自禁地叫了声：“娘！”这是我会说话以来第一次喊她。娘浑身一震，久久地看着我，然后像个孩子似的羞红了脸，咧了咧嘴，傻傻地笑了。那天，我们母子俩第一次共撑一把伞回家。我把这事跟奶奶说了，奶奶吓得跌倒在椅子上，连忙请人去把爸爸叫了回来。爸爸刚进屋，一群拿着刀棒的壮年男人闯进我家，不分青红皂白，将锅碗瓢盆砸了个稀巴烂。这都是范家请来的人，范父恶狠狠地指着爸爸的鼻子说：“我儿子吓出了神经病，现在卫生院躺着。你家要不拿出1000块钱的医药费，我一把火烧了你家的房子。”

1000块？爸爸每月才50块钱啊！看着杀气腾腾的范家人，爸爸的眼睛慢慢烧红了，他用非常恐怖的目光盯着娘，一只手飞快地解下腰间的皮带，劈头盖脸地向娘打去。一下又一下，娘像只惶惶偷生的老鼠，无助地跳着、躲着，她发出的凄厉声以及皮带抽在她身上发出的那种清脆的声响，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最后还是派出所所长赶来制止了爸爸施暴的手。派出所的调解结果是，双方互有损